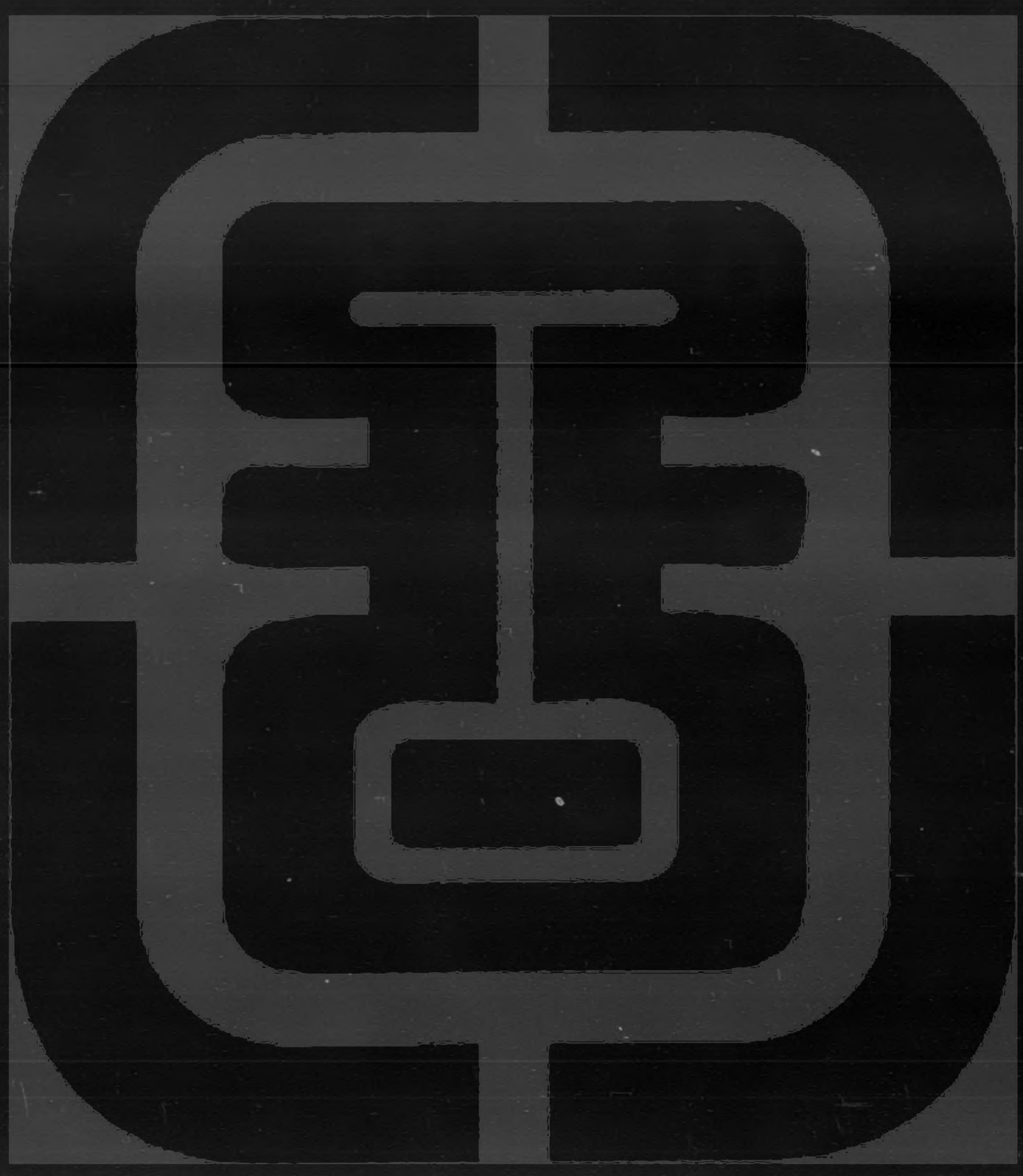

文錄序

蓋文于天崇效之以化成天下文固為
成天下設也而後世之以文壞天下者
過半庸非以文也者固流行善化之
物與靡靡彬彬皆文所化乃其成壞不
猶霄壤哉聖人于是即賁以

川本書館藏

徒焉恥乃安白焉志乃得滋以終
未有以繇麗當文也著吾少也慕為
文人久而淡益久且恥之文人未必可
恥而慕文人之心可恥特甚方其慕
之不知所慕之為恥也恥之矣終不能
遂閔而無文與時而豆之因來而注
之則覺夫轉〻百乘莫不有合車之心
焉斑〻五色莫不有白賁之義焉不
敢謂足以備天下之成而實不敢以
貌言甘言壞天下嗟乎言之不善
也有恥其善也又有恥不善則恥于
駟之不可追善則躯之難逮〻所

恥用捫舌免矣今所恥非反仰安
逆用之夫唯恥與生俱生有彌學而
弥長者而後知俯仰天人之樂之難
幾也夫

崇禎辛未九月乙未嘉善陳龍正惕
龍父自題于幾亭

文錄卷又一小引

或曰續文錄於尊者親者所命具艸其
閒指義多關學術治道不錄則晦其用
錄之得微嫌於命者歟曰唐太宗時常
何令馬周艸疏既上太宗異之召何面
對何曰此實臣家客馬周所爲千載而
下皆多何之進賢未聞以何爲無文也

韓維於經筵進說宋神宗每稱善維曰此非臣說也臣友王安石之說也千載而下皆多維之讓善未聞以維爲不精經術也豈敢凝當世之大人君子爲少維何之心哉

崇禎乙亥六月陳龍正惕龍父識

[illegible]

幾亭文錄卷一目錄

解
羣黨解　大疑解　丙寅
記
學道愛人記
序
聖從錄序　治句遺蹟序
遵先錄序　吳越武肅王譜序
陶詩衍序　附論五條　高子遺書序

高子遺書凡例 共四條
高子遺書各卷小序 共十二條
陶菴集序 附例六條
學言自序
歐陽干仞史論序
蒼雪齋吟序
袁若思稿序
言蹊社序
伯兄四書制義序
靖質處士集序
外書自序
成子雲詩集序
知味錄序
陳暨僚稿序
長夏艸序
伯兄毛詩制義序
近熟艸自序
六義衍耦自序
從子敬文序
吳雲麓先生榮封序
張雲卿先生八十序
某上人疏序
同善會序
陽明要書凡例 四條
陽明要書附錄序
生生艸自序
從子舒文序
長子揆龍蛇篇序
聖塘橋疏序
陽明先生要書序
陽明要書小引 八篇
孝彙序

借竹樓詩序　燕市吟序
甲戌詩五房同門稿
劉湛六制義序　朱中白制義序
任玉仲制義序　葛鼎和制義序
楊康侯制義序　田玉和制義序
陸夢鶴制義序　葉臞仙詩義序
顛石齋詩義序　游燕艸序
天機文自序　幾亭四始義自序
幾亭全半義自序　仲姪似木義序
壽楊扶曦乃祖八十序
壽程九屏尊公序　壽邑侯馬父母序代撰
贈徐學師序　守饒保甲述序

幾亭文錄卷又一目錄

疏

理財疏

隻身自效疏

議

稽考選法議 吏部堂課

記

定紅夷記

甲戌進士題名記 吏部堂課

謙菴李邑侯鳩居堂記

崑山縣四難三易記

書

復蔡培自父母問役法

與蔡父母辯詭寄　復蔡父母閩中見寄

上丁大司空改亭翁

荅錢環洲因勸赴同善會

復錢宗伯辨陰陽羣黨

復錢宗伯論遜國遺蹟

復錢宗伯論均役　與王樗厓休寧

復王樗厓休寧論歸根復命

公啓貢道尊求免兌六存四

復蔡雲怡道尊

與曹峨雪庶常論收瘞

復曹峨雪編脩　與朱勉齋戶部

與朱勉齋道尊二　與李荊陽一部

與屠愚仙大行　復吳繩如

與沈君儒少參　與沈君儒少參二

與張玉笥中丞　復張玉笥中丞二

與錢牧齋少宗伯議平流寇
與蔡雲怡公祖　復李謙菴父母
與馬允培武進　與游龍猶青浦

題跋

題達磨　題鄢節母傳
題滙江吳先生誌銘
題胡孝子焚身卷　題巢舒二邑流寇述
題丁清惠公賑施條約

幾亭文錄卷之二目錄終

書

復屠幼繩　上李本寧先生
再上李本寧先生　與林狷菴父母
林父母艱去有書至報之
公送邑侯擬稿　奉吳子往先生
復馮憲長　復沈南昌
復錢宮詹御冷
與錢宗伯御冷論勸役

復錢宗伯
謝程仲孚
題跋
題相者印磨卷
題閑愁詩
又題潔梁堂帖
又題
題豫蒙
跋高忠憲家譜
與吳止仲
題警枕
題潔梁堂雜咏帖
題魏子敬快疑二義
題甲子浙百元魁卷
跋高忠憲別爰書
跋高忠憲家訓

祭文
祭魏忠節公
祭吳母張太孺人
祭錢母陸太淑人
祭徐濟之
祭大宗伯駱乾沙老師
公祭魏忠節及長公子
公祭顧仲執
祭趙封翁
祭李母俞太恭人
祭第三兒更

幾亭文錄卷三目錄

四言詩 共四十六章
大成頌 九章
宗聖頌 五章有引
仲子頌 八章有引
種竹 四章
夜度萬松嶺 九章
初入九鎖山 七章
五言古詩 共七首
斜蕩泛飲
寓金陵遇雨欲之武昌
過句容初拜先祠
閒居

結屏　將入前溪
嬰兒
五言律詩 共十三首
徐州道中別友人 三首
竹屋　山遊 五首
感遇四首送錢宮詹之任于留
五言排律 共三首
孟廟　題丁宮保擷芳館
硯枰 有引
五言絶句 共四十三首
園林雜興 三十首　山行
觀北固山　憩天池山家
題畫 二首　雪 三首
舟行　觀落葉
池上 二首　至家
七言古詩 共二十六首
夕泛志感兼呈所知
暮春篇　讀書四樂

于忠肅祠壁　詠魏忠節公小像
詠魏忠節公長公子
弔劉少司馬與鷗兼呈曹庶常
舟中二首　大滌山歌二首
野人鳴十首
學道愛人歌爲丁司空賦
書巢合歌有引
七言律詩共二十五首　秋興十首
聖林二首

自金陵之武昌江行雜興十首
重遊武康山　攜揆兒登山莊二首
七言絶句
重貞篇六首有引　丙辰秋日
乙丑春季南還聞第三兒更辭世悲極書
旅舍壁上
江行喜始霽
舟行忽返風又非止處　歸途贈友人二首
畫有霧有引

六言
北歸舟中 十首
箴銘贊類
親愛箴
名山匱銘
堪輿家像贊
供客銘

幾亭文錄卷三目錄終

幾亭文錄卷一

從子皐似木甫較

解

羣黨解

君子有黨其說肇於贊皇弘於廬陵近世名儒猶狥其故吾聞無偏無黨箕子之敷對也羣而不黨孔聖之明訓也羣者汎愛親仁黨者喜同惡異心有公私迹亦易辨設以百人爲率所親者仁不過一二耳黨豈若是其少衆則愛之除一二大奸大佞而外皆汎愛優容之儔也黨豈

若是其多故羣者和而不同之象合而能分之理也夫子於易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羣固不言合而言分矣所愛者衆爾非奸惡也惡則不可以名衆不在汎愛之條我與衆以汎愛爲羣則物之惡者以不受吾愛而分或百人中適幸而無奸惡非親即愛也我與仁以特親爲羣則物之衆者以不受吾親而分無適而非分也所謂物以羣分也寧有百人羣聚品致均齊交情槩篤者哉夤緣樹黨君子必無臭味成羣君子必有今厭天下之有黨而直欲君子之無羣是盛德常孤有隣皆惡矣一君子不用衆君子雖竭忠殫力能以隻手濟天下事耶他日又曰舉直錯諸枉枉亦衆也錯亦泛愛也第置而不舉以錯之或循資不特舉以錯之待之甚寬故天下喜而蒸蒸于革行蓋自大奸大惡而外一切兼容而化枉之效以成不過化泛愛之羣爲可親之羣始終一羣之心事作用而已矣初爲弟子愛衆親仁長而交游尊賢容衆出而爲政

舉直錯枉幼學壯行一道通之聖人之訓明白委蛇弘廓精密如此其至也以此敷奏以此措施人主之疑漁天下忌消矣若夫過各有黨猶云從類就一爲頂也吾黨小子猶云及門義益不相涉也必曲引君子之有黨使人謂沿贊皇廬陵之餘而讎聖人之成案何如直遵之之爲安且得乎羣之義二千餘歲未得大明故歷代之沿黨禍者比比而是得一矜矜喜分別之君子以激衆氣不若得一休休少分別之大人以通衆心學術明而政事立敢無辨與

大疑解　丙寅

無技主人隱居吳山客過而問焉曰唐自武德貞觀來二百餘年矣近者太阿倒授恣其睚眦誅戮上下重足私人滿朝重鎮則遣同類制其兵咽喉之漕內府之藏並歸掌握空名孤立將無田王之事復起于唐乎主人曰和也時異世邈相與共辨新莽爾天下有僞德無僞功古之

篡者必先立大功于天下天下之耳目心志飫知若人舊矣戴其造而懾其威鼎祚忽移四方晏然丕師裕歡之徒皆是也或及其子或于其身遠者三十年近乃十餘載實負大功故其成篡驟也新莽繼四父而秉政大類齊田天下之民知有王氏亦舊矣莽謙勑仁儉譽傾諸父匿情驚愚殺子示公莽之爲僞德也如此當世上書誦德者至五十萬人莽雖一身遯所從來已歷數世乘漢中厄遂其攫竊劉向處成帝朝明謂漢業必歸王氏向沒十三年而莽始代漢似乎獵取之驟其實不啻久焉然則德可僞爲功不可僞爲以功篡可驟以僞德篡不可驟今之竊利器者從微突興非有鳳商音根之遞傳也又非若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半天下也天下之心未嘗傾飫四方覩其逮捕往往切齒彼閭喧闐驚悸亾魂者累月挾朝命猶然況敢奪大寶乎且日沾沾焉慕虛名以爲德建常役以爲功金璧輝煌市人望而唾罵德誰仰之竣役

增秩舉朝指而竊笑功誰信之凡此舉動並失人心莽以家世今以瑣尾莽能不顧其子今欲使宗族蟬聯而貴者數十人莽文致方外百蠻重譯獻物今邊腹無寧歲而所遣腹心黨與曾無咫尺之功他人才能稍稍傑出堪禦禍亂者不能收羅駕馭則反從而仇視之或功成不叙或欲易帥及見其未受易也又羈縻中止焉是權焰足以亂天下而其才不足以成其篡竊也明矣客曰然則廣布腹心聯姻世胄兼收兵穀之權殺人不休何歟主人曰彼以求安也殺人停手人將噬之兵歸私人可消晉陽之甲金穀在掌握則公家物與囊橐無異出入莫問而又可不藉納賄以爲名高世勲通好總爲百足計耳自以生享侯封沒之日姻婭黨類皆其所建置守而不背相視誰何是其樹權立威皆以防禍非求福也且今者挾天子制四方欲殺立殺欲貴立貴安富尊榮勝算已極若令竿頭更進翟義之徒興師致討如蝟而起腹心皆駑材爪

牙非良將何以制之去安即危彼有小慧寧遂
恣此力既不能智亦不爲客曰甲第跨街連甍
擬皇城之半足以藏甲兵謀不軌又鍊兵大內
足以劫朝之文武何忌而不篡主人曰甲第雄
盛庸鄙所以自侈也財惟吾供衆惟吾役立門
戶明得意乘時剗垂業止於是若其有他碧殿
玉階皆將爲有甲第何爲且莽故居敝衣曲邀
衆譽而今也大新營築誇流俗招怨咎不亦霄
壤矛盾矣乎借曰藏兵則內宮甲士數千以劫
宦廷饒有餘力京營之軍虛驕駁駘一腹心掌
之鞭箠使從逆爾若欲陰懾海內則宮府所豢
合之不過萬人詎足使豪傑望而畏縮也哉故
脅宮禁既不藉藏兵寢四方異已之謀雖藏兵
何濟甲第之耀耳目而無淡謀也審矣況元后
壽考宗主於內居攝建國皆奉太后詔行之使
微太后莽當年亦安能襲子之之迹客曰宇宙
何定局之有五胡未亂中華士民豈謂北面戎
狄天后未革世誰知有女主之事哉天或者令

此類僭竊時月以開聖人未可知也子曾揖讓何必格元后詔何必行主人曰世至變也人至常也吾不料其世料其人凡乘權造逆者非智足以謀即蠢騃而爲人誤今其爲人籠絡一世昭昭不能鹵莽爲句日之非望又計所不出惟恣快目前譽美必擢刺譏必刑箝天下之口以自固而已矣其才不足以立功其累基不足以飾德南面踐祚異代或有之非本朝事也客曰然則將安終乎璽褒無算疏詼無算爵賞無算物既極矣而猶不反飽者厭粱肉則思山珍貴者厭綺綉則慕雲裘羽衣主人曰樂褒論者名心也戀爵賞者小貪也顧兎之狗無志逐麋喜名則猶有顧忌璽書崇奬時溢分表盖其同類無知妄相諂諛而彼亦懵然處之梁竇李程未敗之日錫賚重疊一朝勢變歸第就戮今夫始焉報怨中擅威福更俟惡盈或天斃而奸發或其黨類自爲仇攻懸頭剖棺舉宗竄殛是則其終焉已矣客曰子言其才不足以樹功勲也不

能籠絡人羣也其地望不足以飾德也天下之心不厭也是也至云行事與莽矛盾竊謂不然莽世貴故下士以釣名今起側微則多搏擊以張威莽宗門強盛止患立異不虞寡援今皆細微安得不廣植要近爲羽翼計物各有宜事各有時主人曰立功以篡如虎狼飾德以篡如狐媚劉裕高歡斬殺最煩皆在功著之後英畧鴻名破膽屈膝噬而噬爾無旅距者莽則市德既衆始復芟除異已今處狐媚之會蚤示虎狼之形殘下則倚上噬上則逆下是故殘下如流水噬上必蜂起其勢然矣莽初撫兄遺孤後遂誅之以信法馴及厥子是其胸中先設規模然後施爲以誑衆庶今倉猝得大權身同騎虎其宗親子姓各貪富貴不顧後患乘時邀乞濫授無制適增衆庶之憤豈有意爲羽翼設哉亂天下在若人而若人必不篡天下貞觀德烈彪映無極中興太平我與子寢息山幽竚而望之咏而歌之第有長年無虞河清之難俟矣昔王氏之

將篡也天下不見而梅福劉向蚤見之脫令福向生乎今萬心所私擬萬口所流傳將遂從而驚眩附和乎否也故凡沉幾之士衆昧不昧羣疑不疑所憂政柄長內不反揆府其初嗣也畧更其太甚使天下喁喁太平漸淪初服殊塗而同歸而頃來綱紀積衰牧守積貪衆庶積窮愁謳吟思慕不及西京幅員虧全難可預定客曰愚向者徬徨茲事迄不能窮聞子解也請移杞憂而之他

記

學道愛人記

崇禎庚午而　官保大司空丁公年八十有八孟春曾爲邑民謁儲道請弛漕糧入倉萬衆安堵余已記其事季春十八日俄命棹北行舉家莫測所向是日大風不爲阻迢遞涉江遡淮泗以孟夏三日抵曲阜謁　聖人墓遂還至淮便冠服徑入漕運公署漕使大驚迎問所繇來司空言老人拜孔林而還願有請也今歲因運船

後時暫令民運民皆無船郡邑搜獲船戶困苦拘囚之如處盜賊船戶無以爲命間有夥噪揚帆而去官直視莫可如何船戶一端已足生亂矣而船實甚小又原非載米所用其最大者容米百石少者數十器缺板薄即在內河米必沉覆況能入江淮乎米覆復責之民乎徑責之軍乎責之則亂必矣而米又終不可得將虧國用而釀後憂且所取民運專求速也勢必益遲況不止于遲而已乎竊爲明府懼之漕使滚然之因請曰奈何司空曰初苦運船不至爾今已至淮奈何停留此間反待民間小舟冒險遡流而上宜促軍旗晝夜兼行陸續可達隨至隨交雖使抵京踰限糧可萬全不猶愈於小舟雜運顛覆軍民而漕粟終無達期耶民便則軍便軍便則國用便國用便則明府便於是漕使立命如指行旬日以來三吳漸有運舟民心大定司空之力也司空喜於漕使之見信因謂漕使吾饑矣可即具脫粟飯一腐一菜足矣相對談民事

盡歡而散遂以十八日抵家馳驟三千餘里間
朝　先聖惠兆民竣二大事而還纔一月爾耄
之年赴義強仁若鵠鳥之發焉若神龍不可測
焉壯夫盛年居家安享畏縮不前視民瘼不痛
嗚呼可少知取法矣司空之在道也隱其名有
疑之者輒弗應及晤漕使民間乃驚相告曰此
故吾公祖丁操江工部尚書也黃髮兒童盻望
相送愛之如父母而仰之如神明初衍聖公留
之宴懇辭則贈以子貢所植楷木杖二歸而自
爲記大旨以生平遵行學道愛人一言九十年
未嘗一登廟貌缺如於心嗣茲拜覲神靈益當
弗懈益奮然有衛武公之志而即大展愛人之
事於途見善必行跬步不空眞可謂善學聖人
可謂天下之善士也天下之善士近在吾鄉豈
非後生之幸民生之幸與余樂序其事傳以詠
歌

序

聖從錄序

后從諫則聖人主作聖惟有從諫而已矣其他慧辯材武博洽文藻皆於作聖無與是故舍亡從人舜之稱堯也而孟子即以之稱舜若夫禹拜善言湯改過不吝文王有四友武王初克商而訪乎箕疇凡爲聖君無不以從諫成其聖何則合衆耳目爲耳目則聰明無所不周合衆思慮爲思慮則睿智無所不遍及其合也而聖總歸於一人若第較才量德唐虞諸臣孰得侔於堯舜而商臣自伊尹而外周廷自太公而外雖

曰多賢蓋亦皆出於湯與文王之下使必以能諫不能以多諫寡則聖人立於上更無宜諫之臣亦無可從之諫矣惟不自恃其聰明睿智使天下之片長寸善皆得獻於前霽顏而受之虛懷而審之不當則隱之容之當則揚之行之故天下無不照之情無不奏之績夫是之謂通明之極致而神聖之能事也不然逞臆逆任辨裁如魏明帝唐德宗者其奇中之處非不足以壓服羣臣然所通所明者不過二三事而所不通

不明者不啻千條萬緒矣安在其爲聖也哉然舜禹湯文王經史稱其從諫之德而事績罕著葢德盛世遠莫得而詳也其在後世惟漢高孝文唐之太宗爲聖於從諫而其他英主亦多一二可紀謹撮其顯而有關於治亂者徵而有關於君心者與夫觸忌拂心爲中主所不堪而聖君欣然容納者抑有迹不諫而機通於諫者事不從而量優於從者共若干條彙載於冊再按人君聽言不過二端陳天下之利病補君身之闕失而已英強之主喜於聞利病而難於改闕失中庸之主和於聞闕失而憚於行利病貌似相反究竟病同何則君身之闕失無不本於嗜慾未有人主自恣其嗜慾而能利天下者也夫惟虛明從諫之后聞闕失則更之如轉圜聞利病則決之如應响嗚呼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故嗜慾去而耳順者三代以上之聖人也因諫諍而克嗜慾者漢唐宋以來之聖人也然又有異焉始終一致則躋於舜文久而寖衰則瞠乎湯

武之後矣故唐之太宗不及漢之孝文孝文之從諫末年愈安太宗之從諫蚤歲尤勵合茲二聖之終始是有望於聖明

治句遺蹟序

先公方彊仕再爲令治句治益精去之日邑民陳寅輯政蹟四十一條傳播之余惟句之事不與他邑同則治句之法不盡通於治他邑然而愛元元咸胥皂與利除害約已豐下茲其意則無不通也咸愛若何而濟典除若何而相安豐約若何而適茲其意則亦無不通也士之筮仕令爲多仕者之行其所學令爲親其足以佐親民之用於百一乎張善非先人意也廣善先人意也原記核而少文微潤色之庶幾行遠

遵先錄序

張公藝九世同居歷代旌其閭然其進說於唐高宗也以忍忍有拂於中堅合不發也齊家之道和爲至和之道自然爲至百拂而百忍之是無一時和也意者公藝祖先別有至意公藝則

自操此道耶使舉家之人意時時有不適者而特忍不發一世猶難其況九乎故公藝之後不聞更稱義門是則強勉慕義而同居不如析而自和先公少空乏及仕宦更以祖存五夫之田悉讓弟今遺田數頃皆三十年俸餘及家慈荆布蔡羨銖累之者先公身以讓教垂歿微言曰汝兄弟自以讓分既葬遵先志請母命而析之族人外戚翕無間言顧獨不得以其毫一日顧先公而空潔醴粢永薦於几靈悠悠蒼天痛何云哉痛何云哉柳開訓其子婦曰兄弟之生蔑弗和者婦人入門異姓相聚漸啟乖爭其說甚嚴而旨何疎矣男子而惑婦人豈盡婦人罪或秦越而吹塤篪異姓也乎哉且夫迹交則易激情眞則難間交遊且然況同氣乎過則和以誼規平居則如一人拂其安開忍其安用姑拂而姑忍之是含慍而迹交也於是婦人浸激以私而乖成故主於忍則婦人能敗之上於和則婦人將化之開之言母之所以誡女也若父以教

子翁以責媳其謂夫綱何樂同居者上哲也果於自私者庸衆也慕義名而不適忍之謂也哲夫千一焉哲婦萬一焉知忍不如和強勉不如自然則知析不必不賢於合我子孫克世守先公之教即曰昔之義門以忍合今之義門以讓分可哉

吳越武肅王宗譜序

王之耳孫曰輔之氏遡王而上下逮苗裔會以爲譜廓寥綿邈指次在目其志勤其說詳矣余獨怪王之雄武能摧羣兇立王業而稱藩於中原不衰夫中原猶唐也或爲梁爲晉皆久也則曰事之無二心王之時中原屢易姓矣而王長爲南藩是事中原耳非事中原之君也其旨趣與長樂老何異明古如歐陽公乃猶以不情之臣節予王母乃更揜其雄畧長算哉王之力足以摧羣兇不能一天下當時中原豪傑其才皆僅足以經畧中原而不能服王王托藩貢之名以靖其國家和其民人使足以置身而垂世令

後世子孫有如高光者可以藉基業定中原中原有高光則北面而事之固其世尊中國之常非自立朝廷恥屈膝者比雖有北地王慷慨之劍將無所用而其涕將無所揮自古英雄立業以氣而王獨以算氣勝則不南面不休而退不得爲匹夫及其失國也屠裂無幾矣而天下亦大被其禍算勝故子孫雖去南面而猶爲貴臣而江南之民不知有失國之事事吳越事宋井肆晏然令王也獨計子孫甘屈膝是英雄之算不足侔於氣也慮失國之時禍被其民顏爲進退之地使可以皆安是王也安民之長算從古英雄所不能侔而非王英雄之氣短也推而言之安民之功莫大於漢高唐宗使二聖相遇漢唐之天下其中分矣而唐之後必事漢漢產文武唐產高中非能角材而峙者眞主之才天不並生故漢高唐宗各安一時之民垂數百載之業其衰也猶有蜀漢殘唐焉而子孫不至澌盡其功至弘豈必顏爲後人退地哉如前之五代

虔劉既多每至自滅一身孤帝乃無子種氣乎算與何居焉自度不能爲漢高唐宗而長世安民上下千載唯王一人爾王之子姓其顯者蟬聯江以南而沉酣經籍之輩又方接踵無算蓋王之功可以帝而不帝故子孫之蒙澤也倍於帝者藉手對王之苗裔以質諸王

陶詩衍序

陶詩不可以聲色求也不必以意味索也其有聲也爲亮節如風鶴雲鴻不以鍊響得也其色爲素采如積雪之有光不以點染紫碧成也其意味則至情或流焉近事或感焉卓創而自然夷質而難詣懸鏡花於千載之上望水月於千載之下知是始足與觀陶也已矣詩家多宗鮑謝祖曹劉惟蘇子推陶以冠百氏而文公亦灑然樂遊其門庭超矣哉近之者於唐得三人焉儲光羲樵牧菱蓮常江州淡古柳柳州幽勁次得二人焉王右丞輞川孟浩然清絕然皆人不數篇篇不數語俯仰終帙令人歆然然後益歎

陶翁之不可階而升也抑翁敦善榮木與遠公爲淡交乃心晉室比化無恨而王以禪自累孟以儒爲戲儲陷身不義柳悔過不力皆自却於翁之門者獨於詩歌慕尚遂能同調也乎惟韋掃地焚香差若恬靜而舉詞輒及宦途玩其結構餘滓未澄殆氣體近而精神去之其惟近日之歸靖穆乎覩其人詠其詩彷彿乎陶翁復起陶以降效之而偶似者爲儲光羲韋應物效之而不似者爲王維爲柳宗元不效亦不似者爲孟浩然不必效而似者爲歸靖穆儲胸次不潔專以仙玄自滌至率意爲漁父等詞顧微近之理貴自然正謂斯類韋才甚短其朴淡處乃頗自在王色色工緻總歸唐調柳以古博自矜句造字刷之自然之致且多以賦手作詩其愈繁靡艱奧者失之愈遠小篇妍潔明珠翠羽無以加焉浩然洗發烟霞琢磨薜荔自成山人墨客之態歸情眞語安與陶最近第陶氣雄勁歸氣

和緩蓋才氣遜於陶而養過之又陶以時遜節自已植歸以病廢力繇天限故雖同歸優游而屈伸操縱不同也

二

陶詩似不宜删然責子諸篇嫌於太質讀山海經自首篇而外每章獨指一事世間不必有之物不盡然之理率爾寄興本屬可有可無又鋪述平衍故凡辭采未甚精拔方斯類者例槩删去譬若連城之璧傍有瘢滓小加追琢玉體微滅玉價彌高

三

唐世推摩詰爲文宗吾以王不如李李不如杜何獨舍而見推蓋摩詰每種各成結撰各未登峯李則近體稍疎杜則絕句殊拙世重兼長抑揚頓異王又位高耳食彌衆其實詩家有杜可謂大成超妙而有陶沉雄而有杜均絕千載矣杜篇章浩博間有俚語有迹語有着意語稍加删削存其三分之二少陵復生當推知已其視

不辨得失槩加諷詠者孰愈哉倘有間當徐輯之

四

不效亦不似於浩然乎何取葢其淚歸青山雖非忘懷榮祿而終身隱遯灑然有五柳之遺風不然唐世尚詞即見誚於世主何難曳裾王公節度使間亦其性近澹泊使之然也況抽思結撰專宗蕭散庶幾支流餘裔之倫若必陶之精拔眞曠彼五人者亦無幾得矣